

晚清西方教科书译介研究

——以《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为例

李媛媛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西安 710100)

摘要: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近代中国掀起了一股引进编译西方教材的热潮,晚清“新政”更是以法令形式确定了西方教材编译的“合法”地位。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系列是近代西方教材编译的集大成者,标志着我国近代教材编译的模式、体例和内容走向成熟。本文以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系列中《地文学》为例,从全文编排、文本内容、语言特征和术语翻译四方面考察晚清我国西方教科书编译状况。

关键词:西方教科书;《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教材编译

一、引言

科举时代,我国并没有“教科书”一词。“清朝末年,我国的儿童读物大致分两种,一种是启蒙性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另一种是预备应科举考试的,如四书、五经、古鉴、古文辞等。”(谢毓洁:2010)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多开办教会学校,借传播科学知识来达到传教目的。“以西学各科教材无适用书籍,议决组织学堂教科书委员会”,承担审定科学、史地名词和编译各种教科书的工作,此为西方教科书传入之发端。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随着兴学诏书颁发,各地书院改学堂,全国新式学堂数量迅速增加。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1910年全国学堂数量为42696所,学生数量为1300739。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实行,标志着近代教育体制正式确立。全国各官私学堂急切寻求能够适应新学堂、新学制课程教学要求的新式教科书。为缓解教科书紧缺状况,《学务纲要》列出:一、因各省中小学堂急需教科书应用,在官编教科书未出以前,允许“采用各学堂讲义及私家所纂教科书”;二、学堂所需各学科教科书,中国尚无自纂本。因而“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允许“选外国教科书实无流弊者暂应急用”(陈元晖等,2007:495)。至此,晚清政府以法令的形式承认了近代西方教科书编译的“合法性”,全国官私书局、学堂以及私人间掀起了一股编译新式教科书的热潮。

二、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对晚清西方教材编译引进研究多集中在史学和教育视角方面,有对晚清某学科西学教材引进情况研究,如杨丽娟(2020)对矿物学教科书在华演变研究(1902-1937),揭示了我国近代教科书从翻译引进到探索反思的本土化过程。有对晚清新式教科书编审制度体系的探索研究,如张运君(2009)通过对晚清教科书审定原因及(2001)晚清学部及近代教科书审定制度的探析,认为晚清教科书审定制度对近代中国教育业出版业规范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有对晚清西方教材引进主体及其编译活动研究,如吴洪成、蔺士琦(2019)对清末留日学生教科书编译活动及其思想传播和教育意义的述论。

上述研究均具有一定的史学考据和教育启迪意义,然而,学界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晚清教科书的宏观考察方面,针对具体教科书翻译状况的微观翻译学研究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三、《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翻译研究

(一)《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考释

《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以下简称《地文学》)是商务“最新教科书”系列中的一本,由翻译家奚若译自美国人忻孟(Russel Hinmon)《自然地理学》(Eclectic Physical Geography),丙午年(1906)正月初版,最初定位是中学堂第3年用书,到中华民国六年(1917)已翻印至第八版,是20世纪初影响广泛的一本英美地理学教科书。

关于《地文学》的编译者奚若学界存在几种误说,即《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提到“译者奚若原名伍光建”(北京图书馆:1987);伍国庆在给奚若译《天方夜谭》的重译本作序中称“译者奚若,即张奚若”。(伍国庆:1987)1999年陈应年先生更是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篇《奚若,一位被人们遗忘的翻译家》号召大家对这位翻译家的关注与研究。那么,奚若究竟何许人也?20世纪初期人才众集的商务编译所为什么选择让当时还未大学毕业的奚若来编译教材?其翻译、专业水平如何?对原书内容如何取舍?如何处理术语?这些问题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译者惯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和晚清西方教科书的传入情况。

(二)奚若的惯习考释

奚若(1880-1915),字伯綬,江苏吴县人,晚清翻译家。早年就读于苏州博习书院,1899随博习书院迁往上海并入中西书院,在就读的两年里,奚若受到了老师谢洪赉的认可。1901年,东吴大学在苏州建立,按照监理工会统一高等教育于苏州的构想,又计划将上海中西书院并入东吴大学。(邹振环,2012)1907年东吴大学毕业后,奚若正式任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与编译教科书、英文词典以及地图。1910年赴美留学,1911年于美国奥柏林大学文学硕士毕业。归国后,应聘青年会并担任《进步》杂志的编辑者。(樽本照雄:2012:1-25)1912年,奚若当选为商务印书馆新一届董事成员之一。1914年8月24日因肺病在上海去世,年仅35岁。

奚若早年的教育经历使其养成了一种客观严谨的西方学术态度,在编译教材中体现为对原文内容编排的忠实以及对中西的度量换算。且据学校美国教师文乃史(W.B.Nance)称自己将史蒂文斯的《保罗神学》(Stevens' Pauline Theology)用白话文念出来,让学生作课堂讨论,奚若就能用所谓“浅文理”(白话文)将这些章节非常好地写下来。(邹振环:2012)可见,奚若早期的语言和翻译功底深

厚,浅显易懂、不失文采、忠实原意。

(三)《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翻译状况

1.《地文学》的文本编排

对比《地文学》与底本美国欣孟著 *Eclectic Physical Geography* 发现,前者几乎完全承袭后者文本体例,文本的编排顺序几乎未作改变,文本内容也极少删减。通篇多采用直译,内容形式忠实原文。原书第六章是接续第五章的,主题一致,译者将这两章合为一章,其内容并未删减。除此以外,译作与原书目录编排一致。因“塾中授地文学在诸科学之先”,为避免学生有“扞格不通之患”,先在首章发端“述物理物质及势力”。其后,依据自然顺序,先后记述地球、空气、海、陆地、气候和人的相关地理内容。(译例)

2.《地文学》文本内容译介

(1) 中译本译者几乎采用直译策略,内容忠实原文,极少删减或编改。例如上表中,原作者为更加形象地说明地球面积之大,以火车和美国为例,而译者并未考虑中国读者对“火车和美国”的熟悉度,直接将其直译过来。

(2) 该节中的地理单位方面,译者用“哩”代英文“mile”(英里)

中译本中,译者以哩代英里、呎代英尺、时代英时、哩代英里,以求简便。且因“中西权度不同,读者每易蒙混”,特在译例中单独列出中西权度对应表,将西方“呎、哩、哩、安、磅”等与中国对应单位进行换算,并标出出处,以便核勘

(3) 原作底本中,在每章开头都引用一段关于基督圣经对于一些地理现象的“神话”解释,在相应章节内容中,原作者运用最新地理科学知识对这些地理现象及其原因进行科学解释,从而达到了破除宗教迷信盲从、宣传科学知识和开明智的效果。例如,第一卷第二章“地动”的开头,原作引用《创世纪》中关于昼夜、四季的一段话: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s in the firmament of the heaven to divide, the day from the night; and let them be for signs and for seasons, and for days and years.—Genesis 1:14

在具体的章节内容中,作者又运用地球自转、公转等地理知识对该现象进行了科学的解释。

中译本译者将每章开篇“宗教解释”段落全部删除,笔者猜测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避免中国读者因信仰差异而产生的理解问题和排斥心理。二是避免触犯学部教科书审查标准的“红线”,扯上宣扬西方宗教嫌疑。

3.《地文学》语言层面特征

语言方面,译者摆脱了以往教科书繁杂晦涩的文字表述,充分发挥了文言文简练、精微之美,文字清晰易懂、译笔简约流畅、准确严谨、不失原意。举例如下:

Shape of the earth—The earth is nearly round or globular in shape. If it were exactly round, its shape would be that of a sphere, but as it is slightly flattened on two opposite sides, its shape is that of a spheroid. If a person stands in the midst of a vast plain, or on the deck of a vessel at sea,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appears to be flat, and stretches away in every direction to a line where it seems to meet the sky; this line is called the horizon. (38页)

地球之形状 地体圆、类球、而二面稍扁、人立大平原上或在

海中舟面远眺、则见地面极平、其最远处、若接霄汉者。天地交界处曰视界或曰地平线。(27页)

可见,译文语言既遵循一般科学类教材平实客观、准确精炼的写作特点,又符合传统文言表达习惯,流畅自然、简约雅致、朗朗上口。既忠实于原文,又不带“翻译腔”。

此外,译者为了“醒读者目”,特在书中分别字体、使用标点“读用点,句用圈”、对专有名词加点、遇读者可能不理解的地方或未统一的名词旁“标目小注”(译例),非常适合教材体例。因此,商务宣传广告称其“不特可为学堂课本,且便于自修之需”,所言不虚。

4.译者惯习在术语层面的影响

原作书末附有书中地理专有名词及重要内容索引,中译本译者,依照原有英文字母分类,摘取其中重点地理专有名词,“系准前人”译成中文,合成中西名目表,附于卷末,“以备检览”

《地文学》于丙午年(1906)正月初版,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就出现了大量的西方地理学译著,如《地理问答》、《地球韵言》,和地理学教科书,如1901年南洋公学出版的《初等地理教科书》,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初等地理教科书》。因此,地理学专有名词的翻译经过前人初创摸索阶段,已有大量译名可供译者参考。其中,有些名词已基本统一且一直沿用至今,如彗星、恒星、冰山、火山、细胞等。对于未统一的名词,译者用括号备注,如 *Meteors* 译为流星(或陨石); *Horison* 为视界(或地平线)等。

四、结论

西方教科书编译作为晚清教科书初始阶段的主要编纂模式,不仅促进了近代教育改革和知识普及,更为国人自编教科书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商务“最新教科书”系列出版发行,不仅使商务一跃成为晚清教科书行业“执牛耳者”,更使得“教学之风为之一变”。《地文学》作为该系列中的一本,多次再版重印,甚至沿用至民国,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参考文献:

- [1]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外国文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 [2]陈元晖、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494-509.
- [3]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A].张静庐辑注.中国出版史料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7:139-140.
- [4]奚若、王建极(译编).最新中学教科书·地文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7.
- [5]伍国庆.前言[M]//奚若,译.天方夜谭.长沙:岳麓书社,1987:3.
- [6]谢毓洁.晚清新式教科书的近代化历程[J].编辑之友,2010(6):105-109.
- [7]杨丽娟.从翻译引进到探索反思:矿物学教科书在华演变研究(1902-1937)[J].自然科学史研究,2020(39):81-97.
- [8]张运君.晚清学部与近代教科书审定[J].历史档案,2011(01):84-94.
- [9]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252.
- [10]邹振环.奚若与《天方夜谭》[J].东方翻译,2013(2):36-43.
- [11]樽本照雄.翻译家奚若[J].清末小说,2011(34):1-25.